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家將 第十六回 兩軍陣姑娘逞英豪 樊梨花初會薛丁山

樊梨花為會薛丁山，向爹爹請令出戰。她回到自己屋裡，頂盔貫甲，罩袍束帶，係甲攬裙，滿身戎裝，在嫂嫂房中挑了四名精明能幹的丫鬟，讓她們懸刀佩劍，隨自己出戰。老將樊洪撥出五千人馬，炮響三聲，關門大開。樊梨花一馬當先，來到兩軍陣前。關前罵陣的唐兵急忙回營。樊梨花往唐營觀瞧，就見大旗迎風飄擺，遮天蔽日，帳篷個個相連，望不到盡頭。樊梨花心想：我爹真是糊塗，小小寒江關怎能擋住如此雄兵！她把桃紅馬一帶，命叫陣官罵陣，旁人不要，單要薛丁山出馬。唐營的探馬立刻報到中軍大帳：「報大帥得知，寒江關把免戰牌摘去，有一女將領兵帶隊來到陣前，口口聲聲要二路元帥薛丁山前去受死，請大帥定奪。」，「再探。」探馬退出。薛仁貴心想：西涼國怎麼這麼多女將，而且一打仗，非得叫薛丁山出馬。薛仁貴心裡犯驚，心說你不是叫薛丁山嗎，我偏不讓他出陣，我看別人怎麼樣。元帥一猶豫，兩旁眾將猜透了。羅章和秦英過來：「大帥，末將不才，願領兵出戰。」，「好。你二人已立了大功，希望你們再接再厲，為國爭光。」，「末將遵令。」薛仁貴給了他們三千人馬。

羅章、秦英領令，領兵來到兩軍陣前。哥倆一商議，羅章先過去，秦英在後觀敵陣。羅章雙腳點蹬，馬往前催，一晃掌中亮銀槍，抬頭往對面觀瞧，就見番兵番將列立兩旁，正中央繡旗高挑，旗上繡著鬥大一個樊字。旗角之下，有四員女兵，都懸刀佩劍。前面閃出一匹桃紅馬，馬上端坐一員女將。羅章一看，不禁大吃一驚，心說西涼國不得了哇，女將一個賽過一個，這人長得真如天仙一樣啊！羅章看罷高聲斷喝：「呔，對面女子你是何人，報名再戰！」

再說樊梨花。見唐兵亮隊，就注目往對面觀瞧。只見為首一員小將，銀盔素甲，白馬長槍。往臉上看，面如銀盆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方海口。一瞅這個人的精神、相貌，樊梨花心想：不用問，他一定是薛丁山。喲，我師父真沒糊弄我呀，果然薛將軍長得是一表人材。想到這，心裡非常高興：「喲，對面來將要問，我乃寒江關大帥樊洪之女樊梨花是也。你可是薛丁山嗎？」，「樊梨花，你猜錯了，我不是薛丁山，我乃羅章是也。」，「這麼說，你是老羅家的人？」，「正是。我祖父是常勝將軍羅成，我父是掃北王羅通。」，「羅章，你我二人並無私恨，我不願與你動手，你趕緊回去換薛丁山親自出戰。」，「呸！樊梨花你好大的口氣，那薛丁山乃是龍虎狀元、十寶大將、二路元帥，能輕易到陣前嗎？告訴你，你別心高妄想，你要把我羅章贏了，我家二路帥自然出陣，要贏不了我，想瞎你的狗眼。休走著槍。」羅章陰陽一合把，大槍分心就刺。樊梨花沒辦法，只好晃三尖兩刃刀往外招架，把槍撥出去，緊跟著力劈華山就是一刀。羅章橫槍把大刀崩出去，鞘鏢相磨，二人戰在一處。一伸手羅章便大吃一驚：這丫頭瞅著這麼苗條，卻有這麼大的能耐，勁兒可不小啊！我要多加謹慎。羅章抖擻精神，使出了全身的本領。儘管如此，他也不是樊梨花的對手。剛過二十幾個回合，樊梨花手起一刀，「喀嚓」，把羅章的頭盔削掉了。羅章嚇得一縮脖子，撥馬敗回本隊。來到秦英面前，臉一紅：「兄弟，我大敗而歸。」，「哥哥，給我觀敵，我會鬥於她。」

秦英催馬出陣。樊梨花一看，又來個紅臉膛的小將，通報姓名，才知是秦英，樊梨花非常失望。按理說老秦家名震四海，但是她想見薛丁山早把大事定下來，跟這些人動手不是白耽誤工夫嗎，只好勉強跟秦英動手。二十幾個回合，秦英不敵，敗回本隊。

小哥倆一商議，趕緊稟明大帥。二人進了大帳，見薛仁貴交令：「大帥，末將不是人家的對手，大敗而回，請元帥發落。」，「退在一旁。」薛仁貴心想：羅章、秦英都是虎將，這麼快就敗回來了，足見這員女將了不得呀！他問兩旁：「哪位將軍出戰？」話音未落，薛丁山分裨尾撩戰裙過來了：「爹爹，兒不才願討令出戰。」，「丁山，退在一旁，現在還用不著你。」薛丁山弄個大紅臉，心說完了，我在我爹的面前連一點信用都沒有，連打仗的資格都取消了。薛仁貴又問：「哪位領令出戰？」話音未落，小婁子寶一虎從旁邊過來了，「元帥，末將不才，願討令出戰。」，「多加小心。」，「您放心吧，一個姑娘決不是我的對手。」寶一虎說完了，接過大令，轉身往外就走。兩名親兵抬過鑲鐵大棍。他點兵三千，來到陣前，大棍一揮，列開旗門，撒開飛毛腳，來到樊梨花馬前，單手背棍，丁字步一站，抬頭觀看。心說這大姑娘長得不錯呀，長得這麼好，能耐還那麼大？羅章、秦英都雙雙敗陣？寶一虎看罷，用棍一指：「呔，對面你是什麼人？」樊梨花低頭一瞅，好些沒樂了。這個人怎麼這個模樣，手裡這條棍可夠粗的了，看樣這是一員猛將。樊梨花看罷說道：「我乃樊梨花是也。你是何人？」寶一虎眨了眨小眼睛，一琢磨，要說我是寶一虎，人家知道我是誰呀！乾脆我就報我是薛丁山。他哈哈一笑：「丫頭，你口口聲聲叫誰出陣？要問我是誰呀，祖居山西絳州府龍門縣汾西村大王莊，我爹平西王薛仁貴，在下就是薛丁山。」寶一虎是開玩笑，但是，樊梨花可當成真的了。聽說他就是薛丁山，樊梨花好似冷水澆頭一般，倒吸了一口冷氣，戰馬退了好幾步，心裡說：師父啊，您可把我坑苦了。您說您在雲蒙山水簾洞見過薛丁山，您還把他誇得神乎其神，鬧了半天就這麼個模樣？又一想，不對，我師父給我說得清清楚楚，薛丁山十寶大將，胯下馬掌中槍，我爹也是這麼說，可這個人是步下，也沒使槍，難道說他是冒名頂替？樊梨花想到這，還抱著一點希望：「婁鬼，少要廢話，休走著刀。」寶一虎急忙相迎。他雙腳點地，往上一蹦，雙手搶圓大棍，奔樊梨花頂梁便打。樊小姐見此人使棍，料到力大，不敢直接用刀招架，趕緊一踹蹬，桃紅馬往旁邊一撥，這一棍就走空了。樊梨花一翻腕子，用三尖兩刃刀把大棍壓住，緊跟著使了個順水推舟，刀刃順著棍子上來了。「著刀！」寶一虎使了個倒毛跟斗，把刀躲開，往下一哈腰，掄棍奔馬腿就打，樊梨花橫刀往外招架。二人一個馬上，一個步下，戰在一處。寶一虎不禁暗挑拇指，稱贊樊梨花刀法精奇。他想：我已元帥面前說了大話，要贏不了這個女孩子，回去有何臉面！乾脆我把她生擒活拿，好立大功。又過了幾個回合，寶一虎味溜一下，鑽到樊梨花馬後去了。樊小姐一刀砍空，心中一驚，婁子哪裡去了？這時寶一虎噌的一下蹦到了樊梨花的馬屁股上，單手背棍，伸右手要抓樊小姐的絆甲絲縲。樊小姐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覺著身後一動，就知道寶一虎站在身後，她不由得大吃一驚，右手提刀，左手向身後一背，一下抓住了寶一虎的腳脖子，使勁兒用力一拽，把婁子掄起來了。樊梨花心想：我是把他放了，是抓個活的，還是摔死？樊小姐正在猶豫不定，寶一虎嘴裡就咕咕開了：「丫頭你可真厲害呀，你要謀害親夫啊，可別摔啊，我就怕摔。」這一句話把樊小姐氣急了，心說這婁子真可惡，掄起來對著地下就摔下去了，就像摔個大肉球。就聽寶一虎喊著：「壞了壞了，非摔死不可。」在快要挨地的時候，寶一虎使了個雲裡翻，雙腳落地。他嘿嘿一笑：「沒摔著，你抓住也算白抓了。」樊梨花一看掄刀就剝，寶一虎知道不能取勝，只好敗回本隊。

在寶一虎敗陣的時候，就聽陣外有人喊了一聲：「樊梨花，休要猖狂，慢得撒野，薛丁山到了。」樊小姐一愣，心說薛丁山果然來了。她立馬橫刀，順聲音觀看，就見在東北方向，撒腳如飛，又跑過來一個婁子。這婁子跟寶一虎站到一塊兒，不分彼此，不過長得比寶一虎強點，是張白臉，一對圓眼睛，蒜頭鼻子，薄嘴片，年約二十歲左右，頭上鐵青色絹帕幪頭，鬢角斜搓麻花扣，頂梁門高打英雄結，週身穿青，遍體掛皂，打排骨頭鈕扣，一把寬掌獅蠻帶煞腰，下穿騎馬蹲襠褲，腳蹬抓地虎薄底靴子，手裡平端一條大棍，未曾說話嬉皮笑臉。樊梨花沒見過薛丁山，也不知道這婁子是誰。寶一虎一看，幾乎樂出聲來。

書中代言，來的這人名叫秦漢，他乃是秦瓊的後代，秦懷玉之子，秦懷玉有兩個兒子，大的就是這個秦漢，二子就是秦英。為什麼老沒說過秦漢呢？這裡邊有個原因。在秦漢四歲那年，有個花燈盛會，一個年輕家人背著秦漢上街觀燈。這家人一看五光十色的花燈，就著了迷，背著太累，就領著他，有時候光顧著看燈哩，就把秦漢忘了，結果人多，把秦漢走失了。家人找來找去沒有找著，也不敢回府，就跑了。秦漢打那以後就算丟了。為這件事秦府上下鬧翻了天，懸下賞格尋找少爺。幾年過去，派出無數路人馬，也沒找著。秦府認為這孩子是被騙子拐走了，不然就是死了，所以再沒人提他。秦漢上哪兒去了呢？在花燈會上和家人走散以後，被一個騙子拐走了，打陝西帶到山東。倒來倒去，被一個出家人帶去了。這個出家人就是二洞王鏡老祖。王鏡是王禪老祖的親師弟。他把秦漢帶回深山，教給他武藝。日久天長，他發現這孩子非常聰明，知道這孩子姓秦。王鏡老祖派人到秦府打聽，果然這孩子是秦門之後。王鏡一想，我懷有絕藝在身，乾脆把這孩子培養成人，然後再叫他認祖歸宗，為國家出力報效。如果過早地給他

家裡打了招呼，這孩子就一事無成了。所以王鏡也沒給他們家說，家裡就認為這孩子不在了。這秦漢哪兒都好，就是不長個兒，王鏡老祖對他說：「我過去還教一個徒弟叫竇一虎，長得和你差不多，那是你師兄，他的能為可不小，你不能被你師兄拉下，你要好好學。」有一次竇一虎到二洞看老師，和秦漢遇到一塊兒，在那兒住了一個多月。師兄弟一談論武術，互相贊賞。個頭二般高，又是一師之徒，所以他們處得非常好。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現在秦漢武藝學成，也善使一條大棍，王鏡老祖告訴他：「現在唐王領兵西進，正在用人之時。你的歲數也不小了，可以回家認祖歸宗，為國家出力報效。」秦漢辭別師父，回到長安。到家裡見了親人，免不了悲喜交加，痛哭一場。但秦漢掛念兩軍陣前的事，帶了封書信，前去投軍。他已經來了好多天，只要把書信一獻，就可以進連營。但秦漢有自己的想法，認為我學了這麼多年的武藝，我們老秦家輩輩是英雄，我在這裡寸功未立，拿封信去自薦，吃人家的飯心裡不氣。我得怎麼立個功勞呢？因此他遲遲沒進連營。今天竇一虎大戰樊梨花，他在附近一棵樹上看得非常清楚，一看，我師兄連個大姑娘都打不過，這可是我立功的好機會。因此他大喊一聲，來到兩軍陣。這秦漢也夠壞的，竇一虎說的那些話他都記住了，但他不知道樊梨花為什麼要叫薛丁山，他也是有心戲耍樊梨花，所以才報名薛丁山。樊梨花一看，怎麼又蹦出一個薛丁山，難道這個是真的？哎喲，我的命太苦了，鬧了半天也是個婬鬼。樊梨花用刀一指：「婬鬼，你真是薛丁山嗎？」，「這話說的，大丈夫坐不改名，行不更姓，是誰就是誰。我不是薛丁山，你說我是誰？不過我告訴你，方才那婬子他可不是，他叫竇一虎，你沒見長得跟豆婬子似的。我才是薛丁山。」竇一虎一聽，好師弟，剛見面就罵師兄，你想撿便宜，不行。竇一虎在後邊就喊：「吹，樊姑娘，別聽他的；他也不是薛丁山，他叫秦漢，你就叫他秦婬子得了。」把樊梨花氣得火往上撞，心說你們唐營的人怎麼都沒有實話呀，鬧了半天這是秦漢。「婬鬼著刀。」秦漢一看瞞不住了，心說好師兄，回去咱倆再算賬。刀來了，他往旁邊一蹦：「樊姑娘，等等。我雖然不是薛丁山，我也不次於他。你打聽打聽，我秦漢列祖列宗都是有名的高人，提起我的祖父，那還了得嗎？黃驃馬，馬踏黃河兩岸，熟銅鋼打山東六府半邊天，人送外號神拳大保，賈柳樓磕頭排行第二，官稱的秦二爺，名震四海的秦叔寶。後來反山東，詐濟南，當了大元帥，一直成名那麼多年，後來保了大唐，官拜護國公之職，丫頭你沒聽說過嗎？我爹是東床駙馬秦懷玉，我是駙馬之子，公主之兒，我也是名門之後。薛丁山哪樣比我強，你為什麼非要指名點姓叫他呢？有什麼話你跟我說行了。」，「呸，我跟你有什麼說的，休走，拿命來。」，「好嘞，既然如此，休走接棍。」秦漢掄棍大戰樊梨花，兩人一伸手，秦漢就吃了一驚，怪不得師兄敗陣，我也得敗陣。儘管他把大棍舞動如飛，仍然贏不了樊梨花。秦漢的嘴還挺討厭，一邊打著，一邊窮叨咕，說些話非常叫人生氣。梨花心想，我哪有工夫跟你窮對付，乾脆把你打發走得了。她抽空拽出彈弓，從百寶囊中一伸手抓出幾粒彈子，把彈弓扣住對準秦漢，「叭叭叭」就是幾彈弓，秦漢左躲右閃躲過幾粒，有一粒沒躲過，正打在腮幫子上，「啪」，這一下把秦漢疼得哎喲一聲退出多遠，用手一捂腮幫子，起了個疙瘩，疙瘩也破了，跟開花饅頭一樣。秦漢一看不好，扭頭就跑。樊梨花在後頭喊道：「我放你一條生路，趕緊叫薛丁山兩軍陣前受死。」

竇一虎、秦漢敗回了連營，先見元帥薛仁貴。竇一虎給秦漢作了介紹，秦英過來給哥哥見禮，二人抱頭痛哭。薛元帥問竇一虎戰場的經過。竇一虎把腦瓜一撲棱：「大帥，可了不得，這女人太厲害了，男人都不是她的對手，我們哥倆雙雙敗回，請大帥速派薛丁山出陣，這姑娘非要薛丁山不可。」薛仁貴一想，看這意思就非得派薛丁山了，樊梨花怎麼有這麼大的本領呢？一個女孩家是怎麼人傳授她的武藝？

元帥正在沉思，旁邊轉過來三員女將，竇仙童、陳金定、薛金蓮。薛金蓮非常聰明，一聽樊梨花指名點姓要哥哥出陣，心中暗想，其中必有文章，不然的話她不能三番五次這麼麻煩，我得討令到外邊看看，究竟這樊梨花是何許人也，她叫我哥哥是什麼事。金蓮小姐把心事對嫂嫂一說，竇仙童也同意，抱著好奇心，想到陣前看看是怎麼回事。陳金定是個傻閨女，好看熱鬧，見二位女將出陣，也想跟去看看。元帥一看，也好，女將對女將各方面也都方便，這才把令給了竇仙童。三人在外邊裊兵刃上馬，點兵三千，來到兩軍陣，三匹馬一字排開，往陣前觀瞧，一看樊梨花，三人無不稱贊。

頭一個竇仙童出馬。竇仙童拍馬舞刀，直奔樊梨花，相距不遠了，把絲繩帶住，用刀一指：「對面可是寒江關女將樊梨花？」樊梨花早看清楚了，肯定沒有薛丁山。來了三個女人，二俊一丑，這倆俊的長得真好，她猜不透是誰。那個丑的可夠難看的。要不是她頭上戴著花朵，腳上穿著大紅繡花鞋，真看不出是個女子。樊梨花正在納悶兒，竇仙童到了眼前，樊小姐這才答道：「不錯，我正是樊梨花。你是誰？」，「我乃龍虎狀元、十寶大將、二路元帥薛丁山的掌印夫人竇仙童是也。」樊梨花一聽，倒吸了一口冷氣：薛丁山不是有媳婦了？師父怎麼沒跟我說呀！這可苦了你了。怎麼辦呢，我懷裡還帶著封信呢，是我師父交給薛丁山的，將我的終身許配給二路元帥，人家有妻子啊！因此樊梨花心裏油煎，半晌無言，神色黯然。竇仙童一看，怎麼回事，我一報身份她有點發傻呀：「呸，樊梨花，還不催馬過來跟你家姑奶奶決個高低，分個上下！著刀！」話到刀到，欸的一刀奔樊梨花頂梁便砍。梨花姑娘如夢方醒，心亂如麻，只得強打精神，接架相還。兩員女將大戰二十餘合未分輸贏。竇仙童暗挑大拇指稱贊，樊梨花不愧是女中魁首，怪不得連勝數陣，看樣子我也不是她的對手。她心裡一著急就有點發慌，一發慌刀招就有點散亂，結果措手不及，被樊梨花大刀一晃，奔她脖項砍來，寒光一道，冷氣襲人。竇仙童一見完了，把銀牙一咬，二目一閉，等死。但是樊梨花沒下死手，她把刀刃微微向上一偏，把竇仙童頭上的盔纓砍掉了。「喀嚓」一聲，竇仙童嚇得魂不附體，她明白樊梨花留了情，臉騰地一紅，撥馬回歸本隊。陳金定雖然傻氣，對武術她可內行：「仙童啊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是樊小姐的刀刃故意往上一偏，才沒要你這條命，你在這裡等著，我過去會鬥於她。」

陳金定催馬舞雙錘，來到樊梨花的馬前。未曾說話，把兩柄大錘往一塊兒一碰，「啞啞啞」，震得耳朵酸痛，好似晴天打了一個霹靂。「對面可是樊梨花？」樊梨花心說我們女人當中還有這模樣的？真是母老虎啊！長得五大三粗。樊梨花點頭應道：「不錯，正是梨花。對面女將為誰？」，「問我呀，你坐穩點，我名太大，別把你嚇得從馬上摔下去。我乃大唐朝金錘無敵大將軍陳金定是也。」樊梨花把大刀一晃：「陳金定，我不同你動手，你趕緊回去換薛丁山前來會我。」，「兩軍陣前打仗，有人陪著你就得了，為啥非要薛丁山？你要把我的雙錘贏了，再會薛丁山也不為晚。」說著話她使了個流星趕月，舉雙錘奔樊梨花便砸。樊梨花心想：錘棍之將不可力敵，所以她並沒接錘，把戰馬一撥，轉出圈外，陳金定的雙錘就砸空了，陳金定馬往前提，一翻腕子，使了個雙風貫耳，兩柄大錘奔樊小姐的左右耳根台打來。樊梨花趕緊使了個鑿裡藏身，把雙錘躲過，二馬一錯鑿，陳金定使了個反背藏花，錘往後打，樊小姐使了個金剛貼板橋，又把大錘躲過。陳金定氣得哇呀呀直叫：「樊梨花你因何不還手，難道你怯戰不成？」，「非也，還是我剛才那句活，咱們都是女人，我不忍心跟你動手，讓你三招，趕緊回去了吧。」，「哇呀呀！今天不分輸贏，姑奶奶就不走了。」說著掄錘又打。樊梨花萬般無奈，這才舞動三尖兩刃刀跟陳金定戰在一處。兩人一接手，樊梨花看出來陳金定確實是一員猛將，力猛錘沉，馬快招急，大錘一錘挨著一錘，一錘快似一錘。幾招過後，把樊梨花也累得吁吁帶喘，額角冒汗，她抖擻精神，用全力對付陳金定。陳金定也累壞了，張著大嘴直喘粗氣，心裡咚咚直跳。使了半天勁，也沒打著人家，她更急了，前後衣服都濕透了。打來打去。樊小姐眼珠一轉，計上心頭，故意施了一招拖刀計，虛晃一刀，撥馬就走，陳金定以為她真敗了，撥馬在後緊追，眼看馬頭碰著馬尾了，她掄錘往下就砸，樊梨花左腳一磕鑿，右腳一踹馬的前胛膀，這匹桃紅馬哧溜，冷不丁一轉個，躲到陳金定的側背，陳金定雙錘就砸空了，再想收錘來不及了。樊梨花把大刀舉起來，對準陳金定斜肩鑿背：「你給我在這兒吧！」欸的一刀就到了。陳金定心頭一涼，把眼一閉：「完了，我這條命可交待了。」樊梨花刀就要碰到甲冑上的時候，欸，又把刀扯回去了，把馬一帶：「陳金定，你不是我的對手，逃命去吧！」陳金定一撲棱腦袋，臊得臉一紅：「樊姑娘，你真了不起，我果然不是你的對手，咱們回頭再見。」她回歸本隊。見了竇仙童、薛金蓮：「我讓人家給打回來了，這樊梨花果然是個英雄。」薛金蓮想把話問清楚，便催馬來到陣前。

樊梨花一看這個姑娘，長得太好了，眼角眉梢帶有千層殺氣，馬前馬後百步威風。樊梨花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，「薛金蓮。」噢，想起來了，師父跟自己說過，薛丁山有個妹子叫薛金蓮。樊梨花面帶笑容：「你就是金蓮姑娘？」，「是我。樊小姐，你這麼

高的武藝，怎麼保了西涼呢？我是個女孩家，本不應該說這些事，但是咱們是兩國的仇敵，我又不能不講。樊小姐，看你這武藝這麼精，你是個聰明人。你想想，三川六國的人馬，無故進犯大唐，逼得我們皇上沒有辦法了，這才領兵帶隊攻打於他。誰有理誰沒理，你看得很清楚。再說小小寒江關，能不能擋住百萬天兵？你能耐再大，能不能把唐將都戰勝了？我再告訴你，我爹薛仁貴還沒有出戰，真要出戰，你未必就是他的對手。唐營之中高人多得很，就把你樊梨花累死，你也萬難取勝，寒江關你也保不住。樊姑娘，要聽我的良言相勸，你趕緊獻關投降，你父親、哥哥和我們兵打一處，將打一家，我敢保險你們的人身安全，也敢保證你們在大唐朝高官得做，駿馬得騎。為什麼要勸你這些話呢？因為我愛惜你的武藝，你真是個英雄。」

樊梨花一聽，真是將門出虎女呀，這薛金蓮就跟竇仙童、陳金定大不相同，說出話來既通道理，又那麼好聽，心裡說，金蓮哪！你哪懂得，我本來就想獻寒江關，不但獻關，我還有心許配你哥哥呢，但這話無法出口啊。「金蓮姑娘，謝謝你的好意，我勸你不要動手。我有許多話，要見二路元帥當面講清，有勞你的大駕，能不能讓你哥哥趕奔兩軍陣前。」，「樊姑娘，我哥哥來也不難，你究竟為的是什麼呢？」，「這個……」樊梨花臉騰地一紅，低頭不語。薛金蓮也是聰明透頂，一看就明白了，難道說樊梨花跟我嫂嫂竇仙童一樣，對我哥哥也有愛慕之心，女孩家難以啟齒，要這麼說，我就讓我哥哥開兵見仗，有什麼話讓他們自己說去。薛姑娘想到這，說道：「既然你要我哥哥出陣，這也不難，你稍候片刻。」她把馬一撥，回歸本隊。三個人一商量，這才收兵。

三人回到大帳見了元帥，把經過講說一遍。大伙兒一聽都愣了。今兒個是怎麼了？沒一個人能贏樊梨花，出去兩個敗回一對，出去三個回來一對半，真使我們大唐朝丟人現眼哪！

薛丁山在旁邊氣壞了，心說哪兒出來個樊梨花，有什麼本領竟敢這麼猖狂？又一想，我爹不讓我出戰哪，這回我還得試試。想到這，他邁步向前：「爹爹，兒請令出戰。」平西王一想，要不就叫我兒出去試試：「丁山，我給你一支令箭，五千人馬，兩軍陣前會鬥樊梨花。」，「兒遵令。」薛丁山剛要接令，「且慢。丁山，你要記住，不管你打勝還是打敗，為父都不怪你。但有一件你要記住，倘若臨陣收妻，我是決不容饒。」這句話把薛丁山臊了個大紅臉：「爹爹放心，兒遵令就是。」轉身要走，程咬金在旁邊過來了：「丁山，等一等。元帥，這麼辦吧，讓丁山一個人出陣；我有點放心不下，你給我一支令箭，我給他觀敵瞭陣。」薛丁山一聽，一百二十個不樂意，心說有他沒好事。這老頭兒怎麼跟上我了，我走哪兒他跟到哪兒。想到這，薛丁山把身轉過來了：「程爺爺，我看不必了，您那麼大年紀了，就在營中好好休息吧。」，「混蛋，我為什麼陪著你，你年輕，我怕你出事，你要出點意外，我對不起你爹，對不起你一家子，你怎麼連個好壞都不懂？你煩我這老頭子？沒我這老頭兒你能有今天嗎？」，「老爺爺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」，「廢話少說，往後這種話你少講。元帥，今兒個我非跟著他不可。」薛仁貴知道這老頭兒有個犟脾氣。只得把一支令箭給了老程；二人領兵五千，放炮三聲，趕奔兩軍陣。他們剛走，元帥薛仁貴、軍師徐懋功、唐王李世民也都要出去看看，連柳、樊二氏、三位女將及滿營眾將，也都要去給二路元帥觀陣。他們悄悄列隊，來到城頭。

程咬金和薛丁山帶兵來到陣前，程咬金手搭涼篷往對面觀瞧：「喲，丁山哪！你看著沒有，對面那位一定是樊梨花，除了她沒別人哪！哎呀，這姑娘長得太好了。」

薛丁山不願理程咬金，一著列開旗門了，兩腳一點飛虎韁，噠噠噠，來到陣前，跟樊梨花馬打對頭，一勒絲韁，一顫掌中槍，高聲斷喝：「呔，對面女將，你可是樊梨花？」

樊梨花正瞪眼看著哪！一看這回差不多。她先瞅著大旗了，三丈多高的大旗迎風飄擺，上面繡著二路元帥、龍虎狀元、十寶大將軍，正中閃斗的一個薛字，她就猜著這回一定是薛丁山。待薛丁山來到陣前一看，這小伙長得果然超群。看罷多時，心裡高興。樊梨花正在思想。猛聽薛丁山問話，這才把掌中刀一擺：「不錯，我正是樊梨花。對面你是何人？」，「薛丁山。」，「喔，你就是二路元帥？」，「樊梨花你好大的口氣，口口聲聲要我薛丁山開兵會你，你有什麼能為？今天我倒要領教一二。」樊梨花一想，這人可夠精神的。從模樣看，我是樂意了，我再試試他有什麼真實本領，如果武藝精通，我的大事就算定了，我把這封信交給他。只要我的終身一定，這一輩子就沒有憾事了。樊梨花想到這，晃大刀趕奔薛丁山。兩個人這一打，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。開始，薛丁山並沒看得起樊梨花，認為自己的能耐就大透了。等兩人一交手，他這才大吃一驚，哎呀，怪不得她連勝數陣，果然武藝超群，這是誰教給她的？這把大刀神出鬼沒，真是招數精奇，我要不加大小心還不行啊。他抖擻精神，施展絕藝，要勝樊梨花。

二人大戰五十回合未分勝負。薛丁山贊賞樊梨花的武藝精，樊梨花欣賞薛丁山的本領強。兩個人彼此羨慕，槍招刀路就有了緩慢，而且力量也減了三分。打著打著，樊小姐利用敗中取勝，施招回光返照，欸一刀，奔薛丁山頂梁砍來，把薛丁山嚇了一跳。剛一愣神的時候，覺著腦門刮了一陣涼風，他睜眼一看，盔纓被砍掉了。這是樊梨花手下留情，不然的話，薛丁山重者喪命，輕者帶傷。

薛丁山心中納悶兒：這個女將為什麼留情，沒有傷害於我？正在思想，就見樊梨花把馬一撥，低低的聲音說道：「二路帥，你跟我到這裡來，我有件事情，同你商議。」，「慢，你說什麼？」，「你跟我到這裡來。」樊梨花說著撥馬就走，沒回本隊，趕奔曠野深山。薛丁山想：咱們是兩國仇敵，素不相識，而且是一男一女，我跟你有什麼可說的？我爹爹一再囑咐我，他對我都不相信了，類似這種事情，我還得躲避躲避。想到這，薛丁山微含冷笑：「呔，樊梨花，少要給我耍詭計，我不會上你的當，有本領就在這兒分上下論高低，我不跟你去。」

樊梨花一看，這麻煩了，不離開兩軍陣，怎麼獻書信？不找個沒人的地方，一肚子話怎麼跟他說？梨花心眼兒一活，使了個激將法：「薛丁山哪！都說你武藝精通，本領高強，生就一顆虎膽，叫我看你不是虎膽是鼠膽。我告訴你，山那邊我布下了消息埋伏，有本領、有膽量，你跟我去，要是狗熊你就甯去。」

要問薛丁山去還是不去，且看下回。